国防纪事

英雄地

■杨国华

一

细雨潇潇，如泣如诉。

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步头降乡茶山村，湘西与贵州接壤的一个苗家村寨。落沟湾凉亭坳小高地上，13座坟冢从东到西呈一字形排列。目之所及，周围全是齐整的人工林，近处皆为一二十米高的水杉，直插云霄，苍翠欲滴。茂密的葛叶，一丛丛、一簇簇伏在冢上。

“雨还在下。”县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杨舒景轻轻说。

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原党组书记屈桂新点点头：“苍天在落泪。”

用牛毛毡临时搭建的工棚下，屈桂新、杨舒景和步头降乡党委书记彭毅源、茶山村村民蒲昌能等9人，要在这个夜里，将13座坟冢的主人接至县龙溪烈士陵园安息。

埋在这13座坟冢里的，是为了保护苗家人民而长眠于此的剿匪英烈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140师直属警卫营1连3排排长和9班全体同志。

按苗家最高礼节，村里最有威望的蒲昌能老人主持仪式。

天渐渐暗下，山脚下雨中农舍的炊烟与雨雾相拥，袅袅升起。

“开始吧！”杨舒景看了看手机上定好的时间，17时15分。蒲昌能摆上祭品，点燃长香。浸满燃油的苗家火把，在细雨中燃起。

落沟湾，英雄地；镐未起，泪满襟。

二

记忆，让苗家人刻骨铭心。

新晃原称晃县。1950年春，其境内的米贝、步头降隶属芷江管辖。当时先后以杨佐治、杨佐臣为总指挥的所谓“湘黔边区剿共游击指挥部”（后改为“中国国民党湘、鄂、川、黔边区剿共游击指挥部”）大股土匪，辖蒲老翠、蒲永锡、杨治跃等十几股喽啰，共1300余人，在天雷山、茶山、米贝和贵州天柱县蓝田等地烧杀掳掠，涂炭百姓。为此，我军140师与芷江县洞下场区人民政府配合，决定消灭这股土匪。师直属警卫营1连接受这一战斗任务后，兵分三路，向天雷山挺进。当我军一二路同时挺进天雷山时，嚣张一时的彭际佑匪部闻风而溃，纷纷向米贝逃窜。鉴于敌我力量悬殊，我军决定暂时放弃追击，回区政府待命。第三路在挺进途中得知天雷山告捷的消息，改变原来行动计划，就地侦察匪情，然后从茶山回梨溪口。

落沟湾，是土匪杨天和的住所。杨天和经常窜到晃县城内一家铁匠铺里造枪。一次被我军发现击伤右手后逃脱，这时他正请巫师神汉在家里冲傩治伤。从茶山回梨溪口一路侦察匪情的我军，听到杨天和家里传出锣鼓声、牛角声，掌握情况后，立即包围杨匪家。杨匪惊慌潜逃，我军活捉另一土匪杨顺海。杨顺海顽劣多诈，假装解手逃脱。次日，我军兵分两路，一路由副排长带领两个班先回连队，另一路由排长带9班返回落沟湾再捉杨顺海。9班刚赶到土匪住地，狡猾的杨顺海迅速从后门往山上逃。9班开枪射击未中，回师梨溪口。途遇一个叫刘天良的人，9班不知其底细，以为是苗民，请他带路到梨溪口。

途中，9班与潜伏的200余名土匪相遇，双方发生激烈交火。为保护刘天良的安全，排长叫他火速撤退。谁知刘天良走到转弯处，随即向土匪大喊：“只有13个红脑壳（土匪黑话），你们使劲打！”敌人得知底细，疯狂向9班扑来。

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。土匪死伤数人，9班战士即将弹尽粮绝，仍然坚守落沟湾仅有的高地。敌人一边啸聚同伙，一边凑集子弹，向9班发起多次进攻。匪首蒲永锡摇旗呐喊：“谁攻下来，一切缴获归谁！”数次还击后，9班弹药罄尽，9名战士壮烈牺牲，张排长、田班长等4人突围撤退。

三

13座坟冢，整齐划一地排列着。13位英烈似乎蛰伏于此，等待冲锋号吹响之时。

“先起谁的灵？”蒲昌能轻声问。

杨舒景沉默片刻，说：“先起班长田喜贵吧！他的兵还得他来带……”

13座坟冢，除修葺好的水泥墙正中有一块模糊记录9班情况的碑，就只有班长田喜贵坟前有一块青石碑，其余坟冢前什么也没有。无法知道谁是谁，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。

和着湿漉漉的雨水，轻轻抚开从坟头垂下的密密葛叶葛藤。火把的映照下，石碑、田班长在蒙蒙夜雨中交替浮现……

张排长、田班长、机枪手和另一名战士虽然从落沟湾高地突围出来，但仍然被疯狂的土匪尾追。稠密的细雨，浓浓的山雾，4人根本辨不清前往解放军梨溪口、杨公庙驻地的路。

为摆脱土匪追击，班长田喜贵让张排长带2名战士往茶山坳方向寻求救援，自己则朝反方向前进以吸引土匪。

当洞下场区人民政府发现9班2天没能回到梨溪口，已知情况不利，即与140师联系。第3天早上，当援军赶到落沟湾，惨烈的战斗已经结束，土匪不见踪影。在村民李高清家门口附近，战友们发现了班长田喜贵的遗体。他浑身被砍刀砍了几十处，凝满鲜血的躯体几乎难以辨认。

前往茶山坳方向的张排长等3人也没能冲出土匪的包围。一名战士在与土匪交战中牺牲。机枪手满腔怒火向土匪猛烈射击，土匪惊恐万状，狂喊“救命”，援匪闻声赶到。张排长和机枪手边打边撤退。土匪追赶在后，妄想缴获机枪。为了不让敌人得到完整的机枪，机枪手咬紧牙关边跑边拆，把机枪扔进密密山林。四面围拢来的土匪抓住了机枪手，见机枪被破坏，逼他找回零件。机枪手怒目圆睁，大骂敌人。敌人用刀割他的耳朵、划他的鼻梁，最后用梭镖从他肛门捅入，连开3枪……

张排长冲出重围来到茶山坳脚，被土匪杨治礼发现。杨治礼派人上报匪首杨治岩，随即转身追赶。当张排长赶到干坡浪高地时，杨治礼开枪射击。中弹的张排长隐藏在路旁山石边。后面的土匪追了上来，用锄头猛击张排长头部，鲜血染红了落沟湾的土地……

四

17时47分，坟土已净，班长田喜贵的棺椁全部显露。蒲昌能嘱咐村民，动作要轻，锄、镐金属部分不能敲着棺椁。

13座坟内，除了班长田喜贵有一口棺外，张排长与其余战士只有简易的木板盒。在蒲昌能与村民细致收捡中，也只拾捡到117块残骸。

土匪的凶残让苗乡人民心有余悸，只要帮助过解放军的，累及满门甚至整个家族。在那个阴雨绵绵的3月5日，落沟湾死一般寂静。家家落锁，户户关门。3天后风高夜黑，侗家兄弟杨天文和杨天德冒死将田班长埋在落沟湾一荒沙处。其余12位烈士的遗体得不到妥善安葬，被土匪野蛮抛弃在落沟湾丛林里。

1962年，13位英灵迎来百余名上山下乡的青年。为缅怀先烈，当地政府将乡农校建在落沟湾凉亭坳这片英雄的土地上。青年们一边在落沟湾方圆几十里连绵不绝的山坡上植树造林，一边与茶山、红光、云寨的苗乡人民及学区工会组织调查组，发动群众寻找烈士遗骨，将其一起安葬在落沟湾凉亭坳。他们说，不能让人工林遮住英雄的视野，要让英雄在这高高的凉亭坳上，从晨到暮，从春到冬，听绵绵细雨与花鸟呢喃，看落沟湾草长莺飞。

五

19时18分，落沟湾凉亭坳13位英烈迁坟工作接近尾声。看几位村民恢复平整墓地，每个人的眼睛都模糊一片，说不清是雨还是泪。蒲昌能说，9班的战士大都来自北方，南下剿匪牺牲在这里，既不知名，也不知亲人在哪里。我想，此刻的我、此刻的我们能算他们的亲人吗？电视剧《乌龙山剿匪记》片尾曲《高山流水猎人魂》的歌词触动我的灵魂：“也有老母亲，也有心上人。也有生死情，也有离别恨。进山就爱山长青，行路最恨路不平。染尽热血含笑去，高山流水猎人魂。”

19时50分，4辆载着烈士遗骸的越野车缓缓离开落沟湾。车外漆黑，刺眼的车灯透过密密的雨阵，能看清100米之内水泥路面的情况。2018年前，这里只有一条土沙路，车到不了凉亭坳。近几年，扶贫工作组将两米宽的水泥路修到各家各户。尽管凉亭坳没有住户，但村民认为那里也住着13位亲人。水泥路就在落沟湾湾底拐了个头，向凉亭坳延伸了500米。

夜，出奇地静。临近茶山村老村部，十几盏太阳能路灯照亮前路。

他们来了！他们来了！落沟湾、云寨、红光的男女老少，站满100来米的村部路。灯下、坎边、土堆旁、菜地里……每个人都点着长香。长香星星点点，送行的队伍肃立无声，有人手捧一束鲜花，有人噙着两眶热泪。

六

遗骸安放的日子，选定在2022年4月2日。

这一天，13位礼兵手捧遗骸盒，从龙溪烈士陵园烈士遗骸存放处出发，出龙溪牌坊，经龙溪古镇大前门，于龙溪码头简单祭奠，进大前门，过龙溪书院，回牌坊，上镇江阁，经览翠亭，走三个“之”字石阶路，入龙溪烈士陵园。

遗骸安放整个过程，没有鞭炮与致辞，没有花圈挽幛的簇拥。树梢上的隐隐风啸，山下学童“勤有功，戏无益。戒之哉，宜勉力……”的诵读，和燕来寺一声高过一声的钟鸣，让龙溪烈士陵园更显空寂。

一切安静，一切干净。

当年，这些为苗乡捐躯的战士有不少还是孩子啊。当我们的家园被侵略者、反动派烧杀抢掠，当我们的人民在土匪强盗的屠刀下呻吟的时候，这些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地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刀枪，毅然决然地走向战场。他们还没来得及享受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抚爱，就在这冰冷的异乡墓园永远睡去。

我努力不使眼泪掉下来。远处的天一片湛蓝。

脚下龙溪大桥车水马龙，舞水外滩、晃山新城、侗家鼓楼……高楼大厦鳞次栉比。几棵松柏下，石凳上坐了许多人，闲聊的、下棋的、舞剑打太极的……一派悠闲惬意。我看懂了镇江阁上的那副楹联：阁镇江头，寒暑迁更，伫看此日新天地；邑临楚尾，沧桑历尽，难认当年旧夜郎。

正因为有他们的付出，才有如今新晃山城安定祥和的模样。

一夜雨后，此刻阳光照在舞水河上，泛着淡淡的豆绿。平日里老乡们划船捉鱼、捣衣洗菜、端午节锣鼓喧天赛龙船的舞水河，今天显得十分安谧。

几支白鹭在舞水河边觅食，偶尔掠过几声欢快的叫声。一种温馨感涌上心头——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动！啾啾鸟鸣，像一曲华丽的配画音乐，激越、婉转、跌宕！

这，不正是他们当年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谋求的愿景吗？

军旅点滴

『头』等大事，有始有终

■杨明月 梁文博

9月底，在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的退役仪式上，下士徐俊杰揉了揉上等兵侯淳桐的脑袋，“给你理了2年头发，我这也算有始有终了。”徐俊杰开了个玩笑，两个人都哭了，满脸泪水。

徐俊杰当了5年兵，给战友理了5年头发。侯淳桐当了2年兵，新兵时徐俊杰是他的班长。侯淳桐进军营后的第一次理发，是徐俊杰完成的。这么理了2年，一直到退役前的最后一个周末，徐俊杰还在侯淳桐头上“舞刀弄枪”。“我忍住了。徐班长帮我卸军衔时，我没哭。”侯淳桐说。

其实，徐俊杰不是专职理发员。前几年，军营理发店落户营区，追求时髦的年轻官兵蜂拥而至，都想理一个好看的发型。但每个周末都是人满为患，很多人排到点名都没能理上发。本就对理发有兴趣的徐俊杰便开始“义务劳动”。在连队洗漱间，徐俊杰一把剪子一个推子，几分钟就理好了，“反正大家要求也不高，我直接上手还能给大家省时间。”理发次数多了，徐俊杰的技艺逐渐进步，找他理发的战友越来越多。徐俊杰就这样“赶鸭子上架”，成了单位最会理发的“一把刀”，和炊事班的史祥发并称为单位“两把尖刀”。

徐俊杰一下子成了大忙人。每周课余时间，大家一二三排好队，找“徐班长”理发来了。徐俊杰的休息时间一下子被挤没了，总是晚上加班加点完成工作，也没有怨言。有的战士脸皮薄，来理发时总是带瓶水、带点零食给他表示谢意，徐俊杰更不好意思了，“我也不是为了这点东西给大家理发的，都是战友嘛。”

过了不久，徐俊杰收了个“徒弟”黄波。黄波比徐俊杰晚一年入伍。徐俊杰当班长，黄波是副班长，两人关系一直挺好。黄波看徐俊杰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就提出也要学理发。

“理发，关键是心要静，不要慌不要急，要胆大心细。”听着徐俊杰传授理发“秘诀”，黄波有了回到训练场的错觉。连队里谁都知道，徐俊杰是个优秀的侦察班班长。一次“红”“蓝”对抗演练，徐俊杰带领侦察分队担负封控预警任务。面临高温酷暑和陌生地域的考验，徐俊杰带着战友在荒山中潜伏2天2夜，成功摸清“敌人”动向，为后方部队拦截打击提供了有效情报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全班连续两年荣获集体三等功。

一开始，黄波初出茅庐，有些战士不太放心他的技艺。徐俊杰相信自己的“徒弟”，对每个过来理发的战友都夸黄波，“他可以，水平可以的。”开启“夸夸模式”还不够，徐俊杰索性把自己当“试验品”，让黄波当着大家的面给自己理发。“一理就是3年，徐班长这3年的头发都是我理的。”黄波特别感谢徐俊杰的信任。他永远记得，第一次给徐班长理发时，剃秃了一块儿。

在黄波记忆里，一件关于徐班长理发的事，让他特别感动。那是202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。由于第二天有军容风纪检查，许多战友找上门来理发。徐俊杰上哨去了，黄波又刚上手，还没“出师”，“再过一个小时就要点名了，还排着好多人。”这时，刚刚下哨的徐俊杰回来了，看到有不少人在等着理发，立马拿起推子就要上手。黄波看了看徐俊杰的手，忍不住说：“徐班长，看你那手抖的，歇一会儿吧……”新疆的寒风杀伤力巨大，和寒风战斗了整整2个小时的徐俊杰，双手正不断颤抖。可徐俊杰对自己的理发技艺充满信心：“没事，手抖不影响我理发。”几句话之间，手起刀落，一个新兵的寸头理完了，“下一个。”

离队前，徐俊杰把自己全套的“吃饭家伙”都留给了黄波。“反正我回去也用不上，就留给你了。”黄波总是想起徐俊杰跟他强调的几句话，“你要记住，剪头发，手底下坐的不管是领导还是同年兵、新兵，都要一视同仁，对每个人要平等。大家坐下来就是信任你，你要珍惜大家的信任。”

那时的黄波在连队刚刚小有名气，找他“约理发”的战友越来越多。一次，黄波在给一名新战友理发时，连长路过，说：“一会儿给我也理一个呗。”黄波匆匆几推子给那名战友刮成了“锅盖头”，就跑去给连长理发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徐俊杰正拿着剪子，一点点帮那名战友修整发型。那是徐俊杰对黄波发的最大的一次脾气，黄波把那几句话彻底牢记于心。

“我以后一定把徐班长的手艺和服务精神继承好，好好为大家服务。”黄波觉得，徐班长退役了，又好像没退；徐班长离开军营了，又好像没走。

短笛新韵

祖国，向您敬礼

■张广超

站在山岗，给祖国敬个军礼
脆响的骨骼，奔流的热血
已抵达一面面飘扬的国旗

谁从泥土中提取火焰
敲击我发出回响的躯体
钢枪炽热，歌声嘹亮
盛满对祖国所有的敬意

枫叶，照常鲜红
在祖国大地的褶皱上
稻穗芒刺拂拭发烫的钢枪
我渐渐看清，茫茫的金黄
和厚厚的一层霜露
覆盖我的迷彩身躯和鲜红心脏

如果，人人都去种植玫瑰
谁来守卫和平之花结出的谷穗
我常常凝视
深藏的军功章
我爱它的庄重，血染的沙场
军功章一端连着祖国
一头住着故乡
秋叶深藏的红心
生在长城内外
映红远山
映红祖国母亲

一瓣心香

父亲的国防情结

■杨玉辰

父亲71岁那年，得了一场重病。当刚入伍不久的我，穿着一身新军装专程回家看望他时，他轻轻撩起我军装的一角，酸酸地说：“我这一辈子，啥都不缺，就缺穿上一身解放军的国防绿了！”

父亲这一国防情结的由来，只有我这当儿子的最知底。

——听父亲说，日本鬼子占领华北不久，村村建起了炮楼。一次，父亲去县城赶集，让鬼子抓了“壮丁”，被押到30里地外的一个小镇修炮楼。由于他两次逃跑，抓回来后被打得皮开肉绽。当时父亲瞅着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鬼子，心里油然冒出一个念头：我要是有机会当上八路军，把你们都给“突突”了！

——听父亲说，石家庄解放那年，他随村里的小车队去给县大队送军饷，半路上被“白狗子”劫了道。“白狗子”们不由分说地把粮食等物资装进他们的汽车，扬长而去。父亲只远远地喊了一句“你们太不讲理”，他们就向车后开了黑枪。幸亏父亲躲得急，才保住一条命。回来的路上，父亲就下定决心让儿子长大后当兵扛枪。

父亲没读过书，可他常在村里跑事儿，早早知道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道理，懂得“巩固国防”的重要。然而，当他懂得这些道理的时候，已是中年，想扛枪打仗是不行了。因此，他把当兵卫国的梦想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。可惜，哥哥由于体检不合格，只能在村里当基干民兵，后来当上民兵连长。我由于个子矮小，两次征兵都名落孙山。父亲想，看来我们父子两代人都与“保卫国防”无缘了。

谁料想，我1968年大学毕业时，被分配到38军的学生连接受“再教育”。虽然不穿军装，但在父亲眼里，那也算进军营了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在学生连锻炼一年之后，由于上级有“在部队锻炼一年的大学生可以选拔入伍”的政策，加上我在接受“再教育”过程中有良好表现，竟然被批准正式入伍，成为解放军军官。

我穿上军装那天，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长途电话，把这个喜讯告诉他。接到电话的父亲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，当即表示，要来部队看看我，看看穿上军装的儿子是什么样子。当时，我犹豫了：一个刚穿上军装的新兵怎么能让家属来队探亲呢？可又一想，这不就是父亲一直念叨着的愿望嘛。第二天，我请了事假，独自一人到保定火车站接父亲下车，又匆匆到市里的照相馆与父亲一起照了合影。直到两个小时后把父亲送上返回家乡的火车，我才回到军营。后来，听说父亲自打收到和一身戎装的儿子的合影后，就把照片一直摆在家里堂屋最显眼的地方，逢人便炫耀：“我儿子是军人啦，还是穿4个兜的干部哩！”其荣誉感和自豪感可想而知。

父亲的国防情结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。哥哥家有2个儿子，都是父亲的“宝贝疙瘩”。大孙子勤增初中毕业后准备考高中，当兵并不是他的第一选项。父亲听说勤增对参军不大热心，一边撺掇我做他的工作，一边趁他过生日时当面劝导：“部队是个大学校。当一个军人，练武又学文，两不耽误；保家又卫国，忠义两全。我因为年轻时没有当成兵，后悔了一辈子。你们可不能再错过机会耽误了自己呀！”别看父亲文化程度不高，动员人入伍的话却一套一套。勤增终于下定当兵的决心。父亲不失时机地为勤增报了名，并带他去乡里体检，还把接新兵的干部请到家中介绍情况。后来，父亲又说服二孙子瑞增，像他哥哥一样报名参军。

当3个儿孙先后入伍成为解放军的一员时，父亲终因积劳成疾，于85岁那年溘然长逝。父亲去世第3年的清明节，我们叔侄3人一起来到父亲墓前，长跪不起，一一向逝者述说以往。

父亲不是军人，却有着深深的国防情结。在他的忌日到来之时，我特意写下这篇文字以示缅怀。他的国防情结成为我们家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，成为激励全家献身国防的坚定力量。

秋 色（油画） 朱志斌作